

有人也许不知道,闵行区在浦东还有一大块地域,面积超一百平方公里。老镇鲁汇就在那里。17年前,盐城青年马开阳,来鲁汇开了一家小理发店,从此,这小店、小马,就给这老镇、老人,带来许多故事。

壹 寿碗

那天,万阿姨推着轮椅,载着她的白头老母来理发。小马见了,赶紧出门把老人扶进店,让她坐舒服,轻轻围上围布。

“剃个头难啊。”万阿姨在一边擦着汗说,“老娘亲八十多,手脚不便,我硬是要把她从床上弄起来,再从楼上一步步背下来,轮椅推到此地,我自己也瘫倒了。”

小马看万阿姨气喘吁吁,估计她也过六十了,心里就一动。小店虽是新开,小马却是个老师傅。在老家,他17岁就拿剃刀,剃过的白头多去了,父母亲的白头也是他剃的。他手艺好,外村老人也指名要他剃,还特地让小辈用独轮车推着,走十里路来找他……

小马撩起一把白发剪下,手上第一感觉就是油腻腻的。万阿姨老母的头,不知有多久没理了,气味也有些刺鼻。小马看着这头白发,不知怎的,就想起自己母亲。在老家那些年,他给母亲头发剪得特别勤。母亲喜欢小马给她弄头发,还把儿子剪发当成享受。现在打工出了远门,那么长时间没给母亲理发,老人的头发该长得像草一样了吧?也该有这种难闻气味了吧?这样想着,小马心里就酸酸的,眼前有些模糊。

老太太这一头白发,小马理了很长时间。理完了,他给老人照镜子。见老人头脸一清爽,他自己心里也一清爽,就像当年见母亲一清爽一样。娘俩出门时,小马拿出一张名片,对万阿姨说:“这上面有我手机号,下回老妈妈要理发,就打这手机,我上你们家来理。”

天下没这个规矩,是小马给自己定的这规矩:上门给老人理发,一律免费。当年他在老家这样,到了上海,也这样。

他给万阿姨的白发老母,前后理了十多年发,一直到她百岁为止。

办完老太太后事,她女儿万阿姨专门到小店来,郑重其事的,把一只精美的小瓷碗递到小马手里。

小马不敢收,说:“万阿姨,我不能收客人东西……”

万阿姨说:“这是寿碗,你懂吗?人家要也要不到呢,快收下!”

小马后来才知道,鲁汇人很是看重这寿碗。尤其像老太太这样高寿过世的,在她百岁后能得到寿碗的,没有几个人。老镇方圆数里,有谁能想到,一个不起眼的剃头师傅,不开口却能得到这宝贵的寿碗。



贰 适意

推着老母上门来的万阿姨,现在也成了老太太。她列入小马又一茬服务对象中。不过,小马不是去她家,而是在居委为她剪头。

居委设立“理发点”,这事还是起源于万阿姨和老娘亲。那天,万阿姨来电说,老娘亲想理个发,小马一口答应道:“我手里活做完就来。”

说话时,他正为一位居委大姐剪发。大姐问:“谁来电话啊?一叫你就去,是亲戚吧?”小马笑着说了万阿姨老母亲的事,又说:“像这样的老人,街上有不少吧?我不熟。你们居委能不能把长辈们集中起来,我给他们免费剃头。”大姐说:“好事啊,我来帮你组织!”

于是每月十日,老人们就聚到居委来,等着“旧貌一剃了之,新颜从头开始”。小马则早早准备好全套“家生”(工具),等在这里。来剃头的老人数目不一定,少则二三十,多则四五十。有时来多了,小马就会把妻子小王请来帮忙。小王也是优秀理发师,跟小马在南京美

叁 头等大事

也有一些长者,人快不行了,才来请小马去剃头。

这是最紧张的时刻。小马往往立马丢下手里活,推上车就奔出去。这时他把自己当成一个抢救者。在他看来,能不能抢在老人还有一口气时给他净面理发,光是不同的。这是他的“头等大事”。

有位老人得了肝癌,自知行将不起,让孩子上镇来请理发师。可走了多家理发店,师傅都请不动,嫌晦气。

到小马店里,小马却一口答应。见孩子手里拿着手套口罩,小马问:“你这是干什么?”孩子说:“老爸怕脏了师傅手,给您备

发学校相识,两人相濡以沫已多年。若夫妻俩人手再不够,小马会把店里其他师傅一道叫来。只有这时,“马老板”才会拿出老板“架势”。他说,这天就是关了店门,也要保证每位老人都剃到头;对长者说的话,一定要算数。

这天小马是忙,但忙得很开心。因为他能在每位老人嘴里听到两个字——“适意”。这美滋滋的感觉,令他十分痴迷。

开始他不懂“适意”是啥意思。后来才知道,“适意”就是“舒服”,就是上海人对享受的最高评价。半天忙下来,看到这么多老人变得清清爽爽,听他们口口声声喊“适意”,小马觉得,这生活太享受了!

最让他感动的是,有位老人还把这两个字的“适意”,喊成了三个字。

那是一位患骨质疏松症的老奶奶,姓陆,常年躺在床上。得了这病,陆奶奶坐不得、立不得,还扶不得,因为旁人一碰,她就痛得不行。小马到她家,在她看来就是一件大事,坚持要起床,坐在椅子上迎接这次理发。可单单从床上挪到椅子上,陆奶奶和家人就折

着的。”小马说:“我自己有。”言罢就出发。到了病家,肝癌老爹躺在床上,早已面无人色,见小马进来,老爹第一件事不是干别的,却是主动把口罩戴上。小马看了,工具还没拿出来,泪先下来了……

类似的事年年发生。别的师傅不去,小马去,还不收钱。

有一位姓金的阿姨,小马给她剪了9年头。病好时,小马与全家老少一道替她高兴;病情恶化时,小马跟着一道心急如焚。无论病怎么反复,小马有请必到。他剪着她白头发,眼看她一点点油尽灯枯,目含不舍地离开老伴,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。

鲁汇敬老院有位宋奶奶,家属推她出来剪头,几家理发店都回说不剪。到小马店门口,家属怯生生地问:“老人的头剪不剪?”小马说:“剪啊,请进!”宋奶奶坐下开始剪,家属就在一边絮絮叨叨发牢骚。这头剪完后,小马才知道,老人剃头难、剃头苦,连家属都遭人白眼。他心里很痛。

打烊后,他专程去敬老院找院长,说:“我是街上理发店小马。我想到你们这里来,为老人免费剃头。”院长说:“我们老人有近百位呢,你剃得了吗?”小马说:“有多少老人,我全包下。您定个日子,我每月来。”

于是,每月20日就成了小马

腾了半个多小时。

见了这场景,小马心里很不好受。他想好,自己一定要放轻手脚,不给陆奶奶增加一丝疼痛。

老人毕竟多年没剪头,白发早已起粘结团,气味难闻更不要去说。小马不愧是高级技师,竟能在小心翼翼中施展出“大刀阔斧”。只听他手中剪子“咔嚓”作响,一绺绺白发便雪片似地落下。众人屏息围观,唯恐老太太喊痛,坚持不住。却没想到,此刻陆奶奶神情专注,小马剃刀过处,她头脸慢慢清晰起来;再一支烟工夫,老太太鬓发齐整,两眼竟有了光采。兴许她自己也觉得头发气味不好闻,连声恳求小马:“头不要洗了!”可小马哪肯半途而废。他放下剪子,调好热水,拿出洗头膏,手脚飞快,一连为陆奶奶洗了三遍头!擦干发脚后,他又给陆奶奶揩了两把热水脸,直把老太太舒服得举起枯手,摸着前额头皮,连声叫:“适意来,适意来!”

小马从没见过,一个人剪头后,竟会舒服到这个程度。这要多少年没理发的人才会这样啊。这一刻,他明明是为陆奶奶高兴,可泪水却不争气地滚落下来……

的“敬老日”。这是全店的“大日子”。因为老人集中排队,往往要全店出动才能完成任务。院长看不过去,说:“你关了店门来为我们服务,我们多少应该付你一点钱。”小马说:“您给老人加餐吧,我们一分钱也不要。”

现在,小马的店,加上其他理发店,把敬老院老人的理发包了。每月20日的下午,如果您去鲁汇敬老院,您就会看到:在一个“干垃圾箱”里,装满了一大桶花白的头发;而全院上上下下、男男女女,每一位白头,都是清清爽爽、整整齐齐的。鲁汇老镇上的这一白头景观,您走遍全世界养老院,都是看不到的。

要补充的是,这近百位老人中,还有一位老太太是“植物人”。小马每次去敬老院,都要伏在床边给她剪头。她在敬老院躺了9年,小马伏床给她剪了9年。每次给她剪头,小马都忍不住心酸。老人过世后,小马无法忘记她的名字。她名里有个“瞎”字,叫“唐瞎妹”。她两眼真是瞎的。小马给她剪了9年头,每次都想跟她说说话,可始终没能说上一句;老太太也没能睁开眼,看一眼这位素不相识的理发师。

一眨眼,小马为敬老院老人剃头,已经16年了。老人走了不少。而那年出生的孩子,现在也已读高中,正准备考大学。

肆 领头羊

小马好事做了一路,同行、同乡、同街,都很羡慕,有人就对小马说:“我也来跟你一道做好吗?”

小马说:“好啊,一个人做,就觉得没劲呢。”

小马人缘好,点子多,他出面组织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,名叫“新浦江人”。因为鲁汇属于浦江镇。“新浦江人”队员来自五湖四海,行业也扩展了:除了小马来自江苏,还有一位理发师小刘来自湖南;而浙江人朱宏斌是做窗帘的,山东人任广青是做广告的,江苏人崔明军是修家电的,四川人刘刚是修电脑的,福建人张博成是修水电的,江西人魏武根是搞装潢的,山东人苑立国是修摩托的,江苏人薛广友是开照相馆的……

有了这个团队,老镇的老人和居民方便多了,不要说剃个头,就是家里水管漏了,电脑死机了,灯泡坏了,打个电话给“新浦江人”,立马就会有师傅上门来帮忙;还有照个相啊,修个车啊,刷个墙啊,一切都没问题。70岁以上老人服务免费,一般居民也只象征性地收一点。整个服务队,买配件费用不是个小数,这钱是小马自己掏的腰包。他把历年来得的奖金,都投在“新浦江人基金”里。他说自己是当队长的,应该多付出一点。

新冠病毒肆虐期间,理发店不让开。小马成天背着个工具箱,各处联系免费上门理发。医生、护士、民警、防疫人员、志愿者、社区工作者……他都不止一次服务过。那几个月,别人宅在家里,他却比平时更忙。全镇人都说,小马闲不住。

有人担心他的生活,问:小马你常常关了门去为老人服务,这生意怎么弄?这日子怎么过?小马说,我为老镇老人做好事,老镇子孙都来照顾我生意,这些年,我业务真的还不错,要不,我店里最多时怎么会有11位师傅?开店开到这份上,我知足了。

只有一点,小马心里有点忧虑——

几十年白头剃下来,他自己也年过半百,也有白头发了。有时他就会想:等到自己也成了白头,那时的年轻人,会来给他剃头吗?

